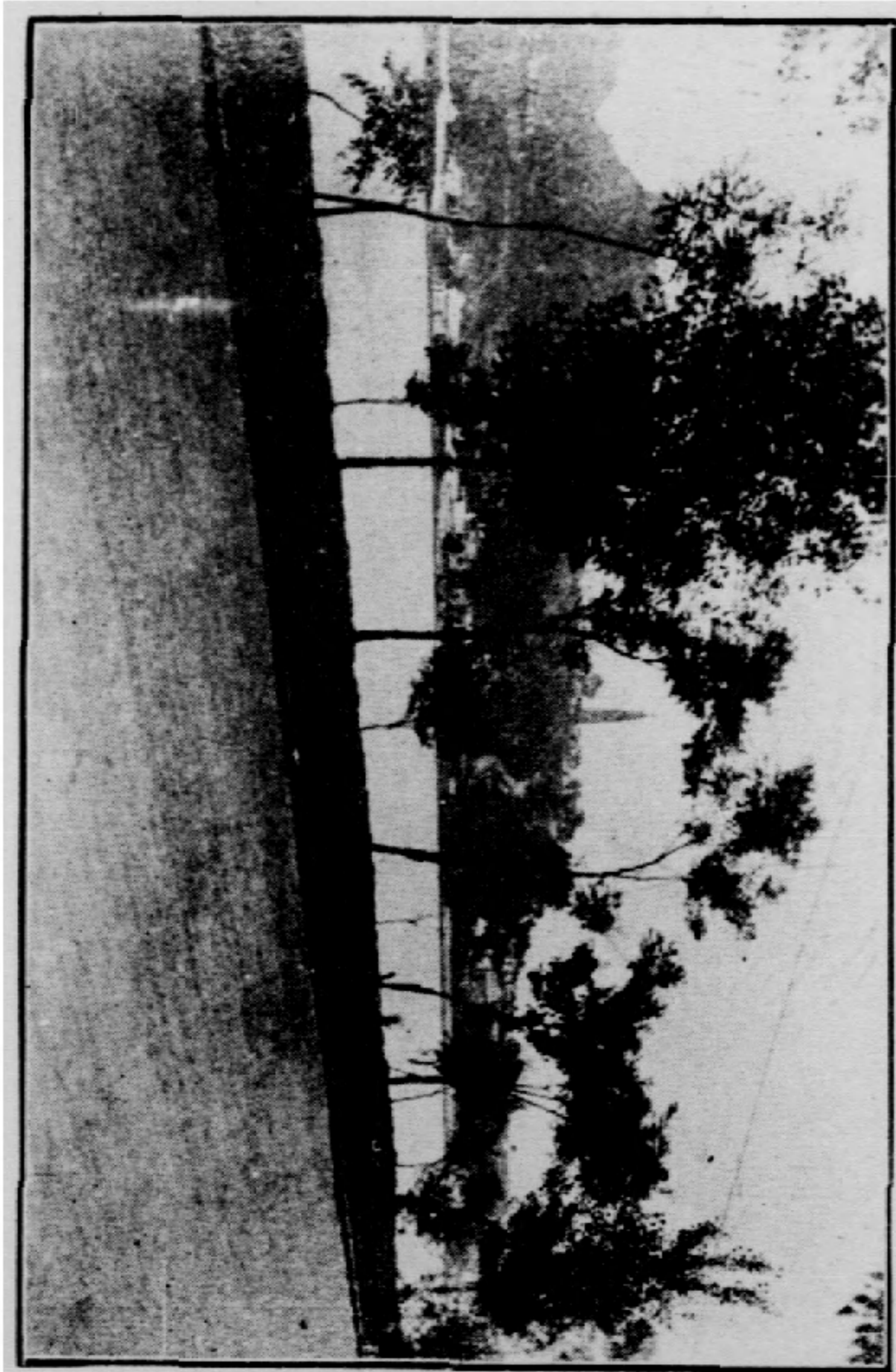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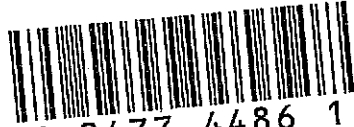
南遊記

69
3

西 湖 一 覽



690
360



3 0477 4486 1



南遊記新序

南遊記，是清初孫嘉淦所作的長篇遊記。他的足跡遍於東南各省，而文字又做得很好，很可以當文學作品看。

孫嘉淦的生平，見於清朝先正事略，這裏不多述。這裏單說一說遊記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。

南遊記新序

一

4130



本來遊記是屬於地理誌的書，不能算是文學。然在中國的舊文學作品中，有許多遊記，確是做得很精美，描寫山水風景寫得很好，又不得不算是文學作品中的「附庸」。

描寫風景的文字，始於水經注。不過水經注的文字還沒有獨立成篇，也不稱爲遊記。自從柳子厚由水經注擴充發展，而作了許多遊記，於是遊記一體，乃成立了，而



子厚也就以善作遊記著名千古。

這篇南遊記，當然是柳子厚遊記的苗裔，不過他的篇幅比柳子厚的小記要長得多，所以在遊記中也確是一篇名著。

今人多知道徐霞客的遊記是一部名著，却不知道這篇南遊記也有相當的價值。如論考證山川道里，南遊記當然比不上徐霞客遊記；若就文字而論，却比徐霞客遊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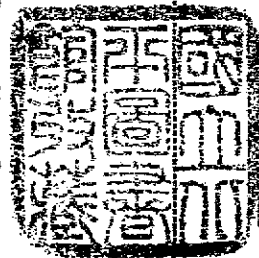
記更好。

南遊記向無單行刊本，只見於虞初新志。今這本書是根據光緒時景山書屋的刊本，是孫嘉淦的外曾孫據稿本刊的，可算是惟一的單行本。中間或有和虞初新志異同的地方，當依此本爲正。

胡樸安
胡寄塵識



南游記



游亦多術矣。昔禹乘四載，刊山、通道，以治水。孔子、孟子周流列國，以行其道。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，以奇其文。他如好大之君，東封、西狩，以蕩心。山人、羽客，窮幽、極遠，以行怪。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，投刺四方，以射財。此游之大較也。余皆無當焉。蓋余之少也，澹於名利，而中無所



得不能自適，每寄情於山水。既登第，授館職，匏繫都門，非所好也。己亥之夏，以母病告假歸省，其秋遂丁母艱，罔極未報，風木餘悲，加以荆妻溘逝，穉子天殘，不能鼓缶，幾致喪明，學不貞遇，爲境所困，欲復寄蹤山水之間，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。詩云：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」此之謂也。

庚子秋，束裝策蹇，東抵晉陽。繫舟石室之山，懸壺難老之泉，柳溪汾普之水，圓通白雲之觀，浮沈其中者累月。



東出故關，道井陘，過真定，歷清苑，觀背水於獲鹿，食麥飯於滹沱，望恆岳於曲陽，訪金臺於易水，仰伊、祁於慶都，思軒轅於涿郡。已而北走軍都，臨居庸，登天壽，東浴湯泉，遂至漁陽，上崆峒，下玉田，涉盧龍，懷孤竹，浮沈其中者，又累月。家世塞北，今到遼西，三過風景，約略相同。時值冬暮，層冰峨峨，飛雪千里，叢林如束，陰風怒號，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。



因而決計南行。返都中，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，不得志於禮闈，遂與之偕。

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，此則吾南游之始也。都中攘攘，緇塵如霧；出春明門，覺日白而天青。

過盧溝橋，至琉璃河。盧溝者，桑乾也；琉璃河者，聖水也。南有昭烈故居，又有酈道元宅，注水經之所也。南至白溝，昔宋遼分界之處。



南至雄縣。有湖，一望烟水瀾漫，極浦桅帆，雲中隱現，亦河北巨觀也。

過任邱。有顓頊氏之故城。

南至於河間。九河故道，漫滅不辨。滹沱、易、清、衡、漳、衛、高、交、淇，皆經其境，以入海。府南曰獻縣，昔河間獻王之都。

南出阜城，至景州。景州，古條地，周亞夫封於此。有董



家里，仲舒下帷之所也。

東至德州，入山東境，州城臨運河，船桅如麻。

南至平原，昔博徒賣漿，毛公、薛公，以及東方生、管公、明，皆奇士；今得毋有存焉者乎！平原君廟內，有顏魯公碑，惜忽忽過，未見也。

東南至齊河，自涿州背西山而南，七日走九百里，極目平疇，至齊河始見山。齊河水清，抱縣城如碧玉環，石橋



跨之，兩岸桃柳，新綠嫣紅，臨水映發。爲徘徊橋上者移時。

南四十里曰開山。遂入山。途中矯首欲望東嶽，而適微雨，雲山歷亂，時於雲外見高峯，以爲是矣。曾不數里，又有高者。午後，見一峯甚高，怪石突起，煙嵐擁護，謂必是矣。已而川勢東開，山形北轉，遠而望之，更有高者。蓋余從泰山之北來，午前見背，午後見臂；至泰安州，始當其面，而又值雲封，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。



次早欲上，主人云：「不可。山頂有娘娘廟，領官票而後得入。票銀人二錢，曰香稅。」夫東嶽自有神，所謂娘娘者，始於何代，功德何等，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，爲民上者，既不能禁，又因以爲利，不得已，亦領票得票，欲上，士人又云：「不可。山之高四十里，窮日乃至其巔，茲向午，已遲，且天陰，下晴，上猶陰，下陰，上必雨。雨濕風冷，請以異日。」

因而觀城中之廟，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，而以北



城爲後垣。一城之中，廟居大半焉。階墀多古柏，云漢武東封時所植。東墀有碑，其文曰：「磅礴東海之西，中國之東，參穹靈秀，生同天地，形勢巍然。古者帝王登之，觀滄海，察地利，以安民生，祝曰：泰山於敬則致，於禮則宜。自唐加神之封號，歷代相沿，至今。曩者元君失馭，海內鼎沸，生民塗炭，予起布衣，門承天后土之命，百神陰祐，削平暴亂，正位稱職，奉天地，享鬼神，以依時，統一人，民法當式古。今寰宇



既清，特修祀儀，因神有歷代之封號，予起寒微，畏不敢效，蓋神與穹同始，靈鎮一方，其來不知歲月幾何，神之所以靈，人莫能測，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，爲人君者，何敢與焉。懼不敢加號，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，依時祭神，惟神鑒之。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。」可請辭嚴義正矣。

廟中望山頂，如屏風中掛白練，問之人曰：「南天門也。」因與景達約，起二更，奮力急趨，雞鳴至其巔，可觀滄



海日出也。如約起，遙見火光明滅，高與星亂；至，則皆貧民男女數千，宿止道旁，然炬以丐錢。教養失而民鮮恥，可慨已！山足日紅門，紅門以後，路皆石階，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。四更，至迴馬嶺，階級愈峻，如行壁上。雞鳴，至玉皇廟，謂至頂矣，導者笑曰：「甫半耳！」因少憩，黎明，緣澗水，度石橋，見兩峯對立，中有瀑布，時宿雨初晴，朝光澄澈，山嵐護石，松翠浮空，瀑流飛響，清心韻耳。磴道從西峯上，有碑，題



曰：「五大夫松。」碑下仰望，見兩峯之頂，高插煙霄，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；攀登久之，迴首遐眺，見松山頂在我足下；昨所望見諸峯，在松山下；齊魯數千里之山，又在諸峯下；蓋已飄飄凌雲矣。不意峯迴路轉，更見高峯。天門之峯無點土，亦無寸草，石脈長而靡隅四出。駢植疊累，皴若蓮菊。磴道直上千里，乃城中所望，若自練者。蓋吾從碑下望松山，似高於城中望天門；今於此地望天門，實高於碑下。



望松山。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：「仰之彌高。」其信然矣。磴列鐵柱，中貫鐵索，援索而登，抱柱而息，比磴道盡，反無所見。蓋下望天門，乃其絕頂；既至其上，又有高峯擁蔽焉。紆迴攀躋，見所謂娘娘廟者，在秦觀峯下。正殿五間，而三門皆有銅柵，門內金錢，積深二三尺，堂上有三銅碑，明末大璫所鑄。餘無可觀。東廡簷下石柱中斷，余坐其上而休焉，俯視有字，拂拭辨之，則李斯篆也。其文曰：「盛德丞相。」



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臣請具刻詔書金石，刻因明白矣。臣昧死請，制曰可。一筆法高古秀勁，非漢人所能及。廟後石壁，高十餘丈，唐摩崖碑在焉。崖西洞中有泉，甘冽。崖後上里許，登秦觀峯，乃泰山之巔也。舉頭天外，俯視寰中，浩浩茫茫，四無涯際。東見青營，負山阻海。北顧塞垣，橫互萬里。河朔諸州，星羅棋布。循太行而西，中州之沃衍，咸陽之阻隘，皆可指數。黃河由華陰走竟，徐灣環



若衣帶。嵩山二室，如兩卷石。淮揚之間，一望平蕪，「登泰
山而小天下」，果不誣也。峯巔有殿，庭中石嘯起，意古者
金泥玉檢之文，皆封於此。門前石表，始皇所建，高二丈餘
而無字。日觀在東，月觀在西，高皆與秦觀等。古蹟名勝，不
可徧觀。薄暮遂下，至松山而少憩，回思三觀，如在天上。又
下，見朝陽洞，石穴幽邃。又下，見水簾洞，流水蔽巖。下至山
麓，見一巨人，與之並立，翹足，伸手而不能攀其頂。古者長



狄在齊魯之間，豈其遺種與！

次早，由泰安趨曲阜。曩在山上，視泰安城如掌，大
水一綫，環於城外，徂徠若塔，踰於汶上。出泰安城，不見水
與山也。行五十里，見大河廣闊，乃汶水也。又五十里，見崇
山魏峨，乃徂徠也。相去百里，而俛視不過數武，其高可想
矣。

徂徠之西，曰梁父。對峙若門。從門南出，平疇沃衍，泗



水西流。孔林在泗水南，洙水在孔林南，曲阜在洙水南，沂水在曲阜南。孔林方十餘里，其樹蔽天，其草蔽地，至聖墓有紅牆環立，牆中草樹愈密，修榦叢薄，側不容人，而景色開明，初無幽陰之氣。至聖墓產蒼草，碑曰：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。」西偏小屋三間，顏曰：「子貢廬墓處。」東南有泗水侯墓。正南有沂國公墓。牆東南有枯木，石欄護之，子貢手植楷也，旁有楷亭。其北有註蹕亭，人君謁墓更衣之。



所門外有洙水橋，橋南高阜一帶，闢其果南爲門，門距曲阜城可二里，道傍植柏，行列甚整，蔽日參天，皆數千年物也。入曲阜之北門，路東有復聖廟，廟前有陋巷，巷南折而西，則孔廟之東華門也。廟制如內廷宮殿，而柱以石爲之，蛟龍盤旋，乃內廷所無。至聖與諸賢，皆塑像，石刻。至聖像有三車服，禮器藏於衍聖公家，聖公入覲，不可得觀。殿南有亭，顏曰「杏壇」。古杏數株，時值三月，杏花正開。壇南



有先師手植檜，高三丈餘而無枝，文皆左紐。子貴之楮，雖不腐而色枯。此則生氣勃發焉。大門內外，豐碑無數。南有高樓，曰奎文閣。閣南門下，漢、魏之碑十餘，皆額尖而有圓孔。門外有水，上作五橋。橋南有門，門外有柵，自殿庭至柵內，蒼松、古柏、虬龍蟠屈，不可名狀。泰安漢柏，又不足道矣。吾於是奮然興也。夫孔子者，天所篤生以教後世者也。考其生平：三歲喪父，二十四歲喪母，晚年喪妻與子，夫哀死。



而傷離，甯獨異於人哉。今觀志學一章，七十年內，日進月益，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，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。余乃戚戚欲以身殉，何其陋也！詩有之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；雖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」

曲阜東南有九龍山，其南曰馬鞍山，兩山之間，松楸茂密者，孟林也。林南爲鄒縣，縣南有孟廟，廟左有宣獻夫人祠，夫人者，孟母也。



滕縣在鄆南，地平曠，可以行「井田」。滕南有嶧山，始皇刻石其上。嶧東有陶河，過陶河，至邳州，下邳，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。又項籍者，下相人也，下相在邳州，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，今其城在山，不可灌。予嘗徘徊其地，求下邳，下相之故城，及圮橋進履之所，而土人皆無知者。

邳南有落馬湖，黃河所溢也。湖南曰宿遷，宋人遷宿



於此。又南曰桃源，黃河之北岸也。河自出三門，走平陸，無高下阻激之所，而馳波跳沫，洶湧澎湃，其猛驚迅疾，天性然也。南至清江浦，黃河南曲，運河北曲，兩河之間，不能一里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，河性衝突，設有不虞，淮揚其爲魚矣。

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。當淮陰未遇時，忍飢釣魚城下，誰過而問之；及其雲蒸龍變，向之落魄，皆爲美談。英雄



成敗有時，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，可勝道哉！

淮安南曰寶應，寶應南曰高郵。地多湖，四望皆水。高郵以南，始見田疇。江北暮春，似河北之盛夏，草長成茵，麥秀成浪，花腴餘紅，樹凝濃綠，風景固殊焉。

南至於揚州。揚州自古繁華地，當南北水陸之衝，舟車輻輳，士女遊冶，兼以鹽商聚處，僭擬無度，流俗相效，競以奢靡，此其弊也。城內無可觀。隋宮迷樓，二十四橋之勝。



蹟，今皆不存。瓊花觀內，止餘故址。城北有天雷寺，謝東山之別業也。其西偏曰杏園。余嘗寓杏園之僧舍，竹樹翳鬱，池臺清幽，想見王、謝風流。杏園東曰虹橋，園亭羅列水次，游人棹酒，船於其中。虹橋之北，則蜀岡也。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。堂右，有大明寺井，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，謂揚子江中，冷泉第一，惠山石泉第二，虎邱石井第三，丹陽寺井第四，揚州大明寺井第五，卽此是也。



東至於秦州。昔韓魏公知秦州，夢以手捧日者，今其州堂猶顏曰：「捧日。」

南至於瓜州。遂渡江揚子。江闊而清，含虛混碧，上下澄鮮，金焦在中，如踞鏡面。金山四面皆樓閣，環繞層累，靚妝刻飾，遠望焦山，林木青蒼。土人云：「焦山山裏寺，金山寺裏山。」惜余未上於焦，止見山於金，止見寺而已。

過江，由小河入山，至鎮江府。鎮江古京口，四面阻山，



形格，勢禁以臨天塹，實南北必爭之地。孫仲謀始都此，築城，名曰鐵甕，府城其遺也。

南至於丹陽，聞有練湖而未見。

東南至常州，古延陵地，吳季子之所居。俗在三吳爲淳樸。

自丹陽西見山綿亙百餘里，至無錫，曰九龍山。其南峯曰惠山。惠山之東，曰錫山。峯巒皆秀麗。登惠山，飲石泉，



清冽而甘且厚。下視無錫，羣山拱峙，衆水環流。名酒、嘉魚、菱、藕之藪，樂土也。昔秦伯擇居於此。惠山之南曰夫椒，夫差敗越之所也。夫椒之南曰陽山，越敗夫差之地也。

陽山以南，羣峯列峙，巍然而葱鬱者，靈巖、穹隆、支硎、元臺，上方諸山也。靈巖之東，樹林陰翳，有秀出於樹中者，虎邱也。虎邱南六七里，蘇州城也。姑蘇控三江，跨五湖，而通海。閭門內外，居貨山積，行人水流，列肆招牌，燦若雲錦。



語其繁華，都門不逮；然俗浮靡，人誇詐，百工士庶，殫智竭
力，以爲奇技淫巧；所謂「作無益以害有益」者，與！虎邱
小而奇，外望一土阜，而中有洞壑。路旁巖下有泉，曰愁泉。
泉側有石，中裂若劈，試劍石也。曲折而上，一大磐石，平鋪
數百步，千人坐也。四圍奇峯，峭拔若削，北關一壑，中有
清池，劍池也。劍池之西，又關一壑，窈窕幽奇，而亦有池，虎
邱石井也。劍池之東，有亭，可中亭也。亭下池上，大刻「虎



邱劍池，「顏魯公書也。又刻「生公講堂，「李陽冰篆也。登虎邱而四望，竹樹擁村，菱荷覆水，濃陰沈綠，天地皆書；然賦稅重，民不堪命焉！靈巖秀而高，上有西施洞。山巔有寺，館娃宮之故址也，門據橫石，內關清池，殿西有巖，流泉四出，迴廊曲檻，周於巖上。又有二池焉，其清爽幽奇，令人樂而忘反。絕頂石上刻曰：「琴臺。」登琴臺，臨太湖；太湖周八百里，包衆山於其中，水清色白，長風一吹，波與山同。



七十二峯，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，滴翠浮青，宇內奇觀也。

南出吳江，由藍溪，至浙東嘉杭之間，其俗善蠶，地皆種桑，家有塘以養魚，村有港以通舟，麥禾蔚然，茂於桑下，靜女提籠，兒童曬網，風致清幽，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。

出藍溪，至塘棲，夾河左右，遠望皆山，西南一帶，尤高大而青蒼者，則西湖上之諸峯也。南至武林門，棹舟竟入



城中。出侯潮門，至江口，一望浩渺，大不減揚子，而色與黃河同，則錢塘江也。錢塘、西湖之勝，自幼耳熟，既見江，急欲至湖上。居人曰：「遊西湖者，陸轎而水船。」余曰：「不然。江山之觀，一入轎船，則不能見其大，且異境多在大跡罕至之處，轎與船不能到也。」因步行，登萬松山，而望西湖。一片空明，千峯紫翠，冠山爲寺，架木作亭，樓臺烟雨，綺麗清幽。向畫觀圖，恐西湖不如畫，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。



也。過松嶺，渡長橋，南至屏。南屏之山，怪石攢列，下有古寺，所謂「南屏晚鐘」也。北曰雷峯，有塔，高而色紫，所謂「雷峯夕照」也。西曰蘇隄，從南抵北，作六橋以通舟，植梅柳於其上，所謂「蘇隄春曉」也。隄西有園亭，引湖爲沼，以蓄魚，所謂「花港觀魚」也。隄東有洲，旁有三塔，影入洲中，所謂「三潭印月」也。潭北有亭，翼然水面者，湖心亭也。亭北突起而詔秀者，孤山也。山上紫垣繚繞者，行宮也。其



東直抵杭城者，白隄也。蘇隄縱而白隄橫，孤山介兩隄之間焉。其西有岳武穆廟，廟外鐵鑄秦檜夫婦，而其首爲人擊碎。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，不能無疑於天也。當武穆提兵北伐，山東河朔豪傑響應，韓常內附，兀朮外奔，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，復神州而返二聖，至易易耳。而顧不然。待其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易代而後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，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？抑天



終不悔，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？人之言曰：「善惡之報，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。」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，此又何說焉？天使不好善而惡惡人，之好惡之心，何由而生也？天之好惡，既與人同，胡爲誤於其身，復誤於其子孫，而終不悔耶？嗚呼！此其故，聖人知之矣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，君子長而小人消，曰「泰」；小人長而君子消，曰「否」。運之有否泰，數也，天之所不能違也。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，則運不



成；故萬世之人心，好君子而惡小人者，天之理之常；一時之氣運，福小人而禍君子者，天之數之變。萬物之於天，猶子之於父，臣之於君也。龍逢、比干，其君不以爲忠；申生、伯奇，其父不以爲孝。孝子不敢非其親，忠臣不敢讞其君，而於天又何怨焉！廟西有坟，內有二塚，武穆王與其子雲也。坟南，亭臺臨湖結構，朱欄碧檻，與綠水紅蓮相掩映，所謂「麴院風荷」也。初，在南屏，望湖，路人指曰：「高而頂有塔。」



者，南高峯也。其遙與高同者，北高峯也。茲由岳坡而西，道出北高峯下，路旁皆山蒼松翠柏，蔽岫連雲。林中徐步，忽見清溪，白石磷磷，落花沈澗，鳥語如簧。心中恍惚，冀有所遇。沿溪深入，見一村落，酒帘樹間，茶棚竹下。路西有坊，題曰飛來峯。坊過而西，乃見奇峯特峙，流水環周。洞在山腹，橋當洞口。度橋入洞，巖壑空幻，石骨玲瓏，乳泉滴瀝，積而成池。洞頂怪石，如古樹倒垂，雲霞橫出，孔穴貫串，八達



四通，或巨或細，或暗或明。出洞西行，溪邊巖下，石皆奇秀，卓立林間者，往往與松竹爭長。山側有放生池，池上有冷泉亭。高峯插天，修篁蔽日，流泉清池，環亭左右。盛夏正午，冷若深秋。亭北有寺，扁曰「雲林」，未暇入也。過寺而西，小園別墅，布置佳勝，縱目流覽，忘其路之遠近。幽林密篁，曲折其中，有時仰望不見天日，心中驚疑，不知誤入何境，欲一借問，而山深無人。林開企望，見一僧，度嶺而去。因亦



至其嶺上。天風南來，微聞鼓樂之聲。尋聲覓路，忽見一片瓦礫，屋壞牆存，土焦石黑。路聞人語云：「天竺新遭回祿。」見此，乃悟身在天竺峯也。當是時，日將暮，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，又四圍幽壑深林，不類人境，懼其爲虎豹之窟穴，山魃木魅所往來，因返，復至飛來峯下，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。次早，復至飛來峯，不入洞，而登其巔。遠望旭日出海，江湖湧金，曉霧成霞，山嵐抹黛，景色變幻，林密怪奇，自疑



此身或恐飛去。昔韓世忠忤秦檜，解官攜酒，日遊西湖，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。惟斯人也，而後稱斯山也。下飛來峯，復至冷泉亭，間所謂靈隱，乃知扁「雲林」者，卽是也。時值四月八日，寺於此日齋僧，遠近僧來者甚衆，本寺住持披法衣，上堂講經。其和尚曰帝輝，年可九十餘矣，巍然據高座，首坐二人，侍者八人，其下行列而拜跪者，可三百衆，比丘與比丘尼咸在。其威儀俯仰，皆嫻謹，獨惜所講，無所



發明，卽成書而誦之，其下不必盡聞，聞者不必盡解，徒聽侍者拜云則拜，起云則起而已。嗚呼！佛法人中國千餘年矣，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，飲食男女之大欲，而爲僧，自宜求成佛，而佛又必不可成，不成佛，而徒自苦，奚取於爲僧。且此堂上堂下，說法聽法諸衆，非不自知照本諷誦，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；然而必爲此者，蓋有所不得已也。貧無所養，不能力作，因削髮而爲僧；而天下之愚夫愚婦，非



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，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，故此濟濟而楚楚者，名爲學佛，實爲救飢計也。井田久廢，學校不興，彼被旣無田可耕，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，窮而無所復入，其爲僧，無足怪也。歐陽子曰：「佛法入中國，乘吾道之廢缺而來。」韓子曰：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則亦庶乎其可也。」飛來峯之東南，有三天竺，再入，有中天竺，再入，爲上天竺，乃昨所



睹燒殘者，男女雜糅，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。出天竺而南，至于忠肅公之塚，陽明先生題其門曰：「赤手挽銀河，君自大名垂宇宙。青山埋白骨，我來何處哭英雄。」於墳之南，南高峯也。峯南度一嶺而西，石壁嵯峨，下有巖洞，陶復陶穴，曰石屋。西上里許，有水樂洞，兩洞並列，一有水，而一無，從無水者入，與有水者通，其水塞洞，秤磅匄磕，而至洞口，卽入地，從不流出洞外，亦一奇也。又西上烟霞嶺。



極目皆山，幽深奇偉，更過於靈隱，天竺之間。問之人云：「此中名山，古刹甚多。屈指不能數其名，累月不能窮其境。」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，而遂還。次日，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，予以湖上之景，未徧觀也，與之出清波門，城下多柳，而白隄多橋，所謂「柳浪聞鶯」「斷橋殘雪」也。循白隄，復至孤山，入行宮。行宮之制甚奇，複閣，重廊，周迴相通。鑿石爲基，削巖成壁。引水成池，植花成幄。橋水，磴



山，至於後宮。殿在山上，含巖石於殿中，注清泉於座下。一室之中，而山水之觀畢。具左右高樓，近挹湖光，遠吞山色。如登玉霄，金闕而望十洲，三島之仙蹤也。放鶴亭在行宮東北。古梅，巨石，清雅不羣。惜亭殊巨麗，不似當日處士風流。下亭，復登舟，遶孤山之背，至昭慶寺而還。於湖中之景，不能十一，而已暮矣。予益信輜輿船之不能遠到，而游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。



留數日，遂渡江而東。錢塘江中，亦有兩山，彷彿金焦，遙望海門，屹然對峙。惜時非八月，不能觀大潮。渡江，至蕭山。蕭山有湘湖，產葦絲、嘉魚。旱則引湖水以溉田，潦洩於海。風景似西湖，而有用過之。

蕭山東，則山陰道上矣。千巖萬壑，大者奇偉，小者佳麗。山下皆水，大溪小港，經緯繡錯。

東至白鶴浦，有小山，舟人指曰：「禹戮防風氏之所。」



也。泛舟入山陰城，登臥龍山。出城，至鑑湖。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，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。其實蕭山、會稽山、陰三縣之水，皆鑑湖也。嘗登山而望之，三縣桑田，其平如砥，想皆滄海所變。水在其中，淳滿不流，而色清若鏡，故曰鑑湖也。由鑑湖欲游吼山，鑑湖之水無波，故舟多夜行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，但聞雨聲徹夜不絕，天明起視，初無雨。舟在巨潭，四圍皆山，並無來路，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。潭



南巖上，乳泉亂滴如簷溜。東峯有洞，水滿其中。西峯怪石超出，長垂下注，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。其北竹林茂密，樓閣清幽。曉夢初醒，疑非塵世。舟人語曰：「此所謂曹溪。東有洞者，獅山。西如鼻者，象山。有樓閣者，石匱先生之書院也。」登樓四望，見樓後之山尤高峻。怪石森列，有如臺者，如柱者，如首戴笠者，如巨人立者，所謂吼山也。下樓，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，如漁郎自桃源歸。



也。吼山有空明菴，門前流水，門內清池，朱樓碧瓦，倒影池中，高巖峭壁，卓立樓後，瀑泉飛灑，常如驟雨，其奇不減曹溪也。吼山返掉，乃謁禹陵，禹陵之樓，高圓若塚，衆峯環拱，有如侍衛陵，側有菲泉，泉東有廟，廟旁有礎石亭，相傳葬禹時所用石，高五六尺，圓如柱，端有圓孔，似孔廟之漢碑。記曰：「公室祿豐碑，三家視桓楹。」礎石似楹，蓋葬碑也。由禹陵至南鎮，南鎮者，會稽山也，其最高者，曰鑪峯，其下



有廟，爲歷代祭告之所。自南鎮迴舟，夜泊山陰城外，月幾望矣，氣霽，雲斂，月白，江清，天水相涵，空明一片，人在舟中，身心朗徹，如琉璃合，恍然若有所悟。黎明，至於蘭亭。今之蘭亭，非昔之蘭亭矣。擇平地而建亭，中立大碑御書，右軍序於其上。亭前累石成渠，以爲曲水。崎嶇踟躕，初無遠致，且不可以流觴。左右各鑿一池，以爲是鵝池與墨池也。亭西里許，曰天章寺，而亦非舊矣。然此皆人爲之者，故有廢



興若所謂崇山峻嶺，清流激湍，則依然在。蓋山陰之水不流，惟蘭渚湍急，潺潺於茂林脩竹之間，風致又別也。返城中，登叢山。下有寺，乃右軍之舊第。其南有題扇橋。山上有書院，劉念臺講學於此。予掉舟在山陰道上，三日夜，有山皆秀，無水不清，迴環往復，不辨西東。登叢山，乃瞭然。蓋紹興之西南皆山，而東北近海，吼山在東，蘭亭在西，禹陵、南鎮在其南北。有梅山，下有梅市，梅福之所居也。遠望南鎮。



之西，有高於南鎮者，曰秦望。始皇帝刻石於此。又禹穴，非禹陵也。禹藏書於宛委之山，曰禹穴。又會稽有陽明洞，道書云：「第十一洞天。」而余皆未至。遊人憚於登陟，舟所可至者，至之，若高遠幽深，神聖仙靈之遺跡，則懼而不果去。抑吾在紹興，凡三望海：登下方山，望海；登禹穴，登叢山，皆望海。第見茫茫沙草而已，實未嘗見水，吾猶悵然，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。



由紹興復返杭州，登鳳凰山，一名紫陽山，昔高宗南渡，廣杭城，包此山於苑內，以爲遊觀之所。左江，右湖，登臨彷徨，致足樂也。

自杭州溯浙江，至於富陽。富陽之山，雄壯似燕，秦諸塞，而青翠過之。富陽以南，川勢漸窄，兩山對峙，一水中流，羣峯倒影，上下皆青。出檀梓關，勢漸開，遠近布列，山皆妍媚。桐君山陡立江岸，其南內拓，開一平原，石壁環峙，如天



生城闕，則桐廬也。阻山臨水，居民在山水之間，瓦青牆白，纖塵不染。其清華朗潤，令人神恬。

南至鷓鴣原。山勢怪特，峯巒岔湧，密峙駢植，東江流如一綫。入原口，轉而西，則富春也。南北皆山，其中皆水，不餘寸土。兩釣臺在北山下，石峯直起而頂方，旁有子陵祠。凡釣臺左右之山，其巔皆有流泉；錦峯縹緲，上入高青；怪石崢嶸，下臨沈碧；瀑流噴薄，墮玉飛珠；澗水層波，調笙鼓。



瑟。高山流水之觀止矣。嘗憶陶隱居語云：「高峯入雲，清流見底。兩峯石壁，五色交輝。青林翠竹，四時具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亂啼。夕日欲頽，沈鱗競躍。實慾界之仙都，惟此地足以當之。」西至於嚴州。高山四塞，大水環周。可稱天險。

南入橫溪，至於蘭谿。自杭州至蘭谿，四百餘里，岡巒綿互，雄於富陽，清於桐廬，奇於富春，秀於蘭谿。人在舟中，高視遠眺，不能坐臥；偶值偃仰，兩岸之山，次第從船窗中



過，如畫圖徐展。舟行之樂，無踰於此。

蘭谿南曰金華。川勢大開，極目平疇，遠望崇山，煙雲繚繞，摩天礙日。傳聞其上有朝真、冰壺、雙龍之洞，乃黃初平叱石成羊之所也。

西過龍游，至於衢州，凡西安道上之山，岡巒華簇，而滑瘦如削，煙嵐高潔，刻露清秀。

西南至常山，多楓桂。雲眠樹間，山橫雲上，高薄深林，



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。

西至玉山。復登舟，至於廣信。爲江西界。山形粗猛突兀，橫互直豎，緣河羅列者，皆一石特起，方圓平直，各自爲象。

西至戈陽。有龜峯山，乘峯直起如筍。有青山頭，峯頂皆圓，有如人首，或冠，或冕，或髻，或頤，或光如僧，或髮如妓。寺隱叢篁，泉出古洞，樓欄芭蕉，延滿巖谷。奇險幽秀，兼而



有之。

西北至貴溪。見天然橋，一石橫兩峯之巔，下空若洞，亦奇境也。聞貴溪有鬼谷山，鬼谷子之所居。又有象山，陸子靜讀書其上，嘗曰：「雲山泉石之奇，自所未睹。」聞之人而不知。知有龍虎山，張真人而已。

西至安仁，地平曠。南至瑞洪，遂入鄱陽。自安以西，四望不見山；至瑞洪以南，四望並不見樹，短草黃沙，煙水



雲天而已。湖水甚濁，波濤皆紅。

出湖入章江，至南昌。登滕王閣。章江南來，渺瀰極目；
彭蠡北匯，煙波萬頃；東望平曠，天垂野闊；連峯千里，西列
屏障，所謂「西山暮雨，南浦朝雲，霞鷺齊飛，水天一色」
蓋實錄也。南昌阻風，泊舟於生米渡。次蚤，渡江，幾至不測。
語曰：「安不忘危。」又曰：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」余自
維揚登舟，過揚子，泛吳淞，涉錢塘，溯桐溪，經鄱陽，在舟數



月，僥倖無恙，習而安焉，設非遭此，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，豈可哉！

南至於豐城，觀劍池。

西入清江，至臨江府城東有闔阜山，昔張道陵，丁令威、葛孝先，皆居此。

雄
西過新喻，山尤多。分宜之山清而秀，袁州之山奇而



至蘆溪，乃陸走，過萍鄉，復登舟，經醴陵，出潁口，至湘江，入湖南境。右江風俗，勝於三吳兩浙，男事耕耘，兼以商賈，女皆紡織，所出麻、桑、綿、葛、松、杉、魚、蝦、米、麥，不爲奇技淫巧，其勤儉習事，有唐、魏之風，獨好詐而健訟，則楚俗也。湘江之水深而文，兩岸之山秀而雅，草多茅菅，扶疎猗靡，皆有薰蕕叢蘭之致。每當「五嶺」朝霞，「三湘」夜雨，或光風轉蕙，皓月臨楓，吟離騷，九歌，招魂之句，如覩澤畔之憔悴。



悴也，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，如聞湘靈、山鬼之吟嘯悲啼也。

南至衡州。謁南嶽。凡嶽鎮，非獨形偉，其氣盛也。向登泰山，鬱鬱蔥蔥，靈光煥發。渡江以來，名山無數，神采少減焉。茲見南嶽，乃復如睹泰山。連峯爭出，高不可止；複嶺互藏，厚不可窮。石壁插青，流泉界白。氣勃如蒸，嵐深似黛。頂在雲中，有若神龍，其首不見，而爪舒鱗躍。光怪陸離，火維



地荒，天假神柄，應不誣也。衡山七十二峯，其最大者五芙蓉，紫蓋、石廩、天柱、祝融。南嶽廟在祝融峯下，謁廟後，望五峯，其頂皆在雲中。登州南行數日，無時不矯首。古語云：「帆隨湘轉，望衡九面。」予九面望，而卒未嘗見其頂，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。

西次祁陽。見唐亭，元次山之所建。

西至於永州。自右江至衡陽，數千里間，土石多赤。



望紅原，綠草，碧樹，丹崖，爛若繪綉。至零陵，山黑而石白，天地之氣一變。城下瀟江，北合於湘。瀟西之山皆幽奇，柳子厚多記之。

西入湘口，水愈清，兩岸之石玲瓏奇峭，不可指數。所謂「少人而多石」，其信然與！

西至於全州，爲粵西形勝之地。湘山崔嵬，高踞俯視，衆山環拱，諸水會同山下。有光孝寺，無量壽佛，示寂之所。



云：肉身在塏內。予入而諦觀之，不似也。

南至於興安。有陽海山。半山有分水嶺。山脊流水，可
以溢舟。至嶺而分。其北流者爲湘江；南流者爲灘江。水
而相離，故曰湘灘也。志云：「臨賀、始安、桂陽、揭陽、大庾爲
五嶺。」水經注云：「湘水出零陵始安縣。」然則興安者，
始安也。

予自長沙溯湘江，至永全，挽舟直上，如登峻坂。山腰



迴舟，轉入灘江，下桂林，如建瓴。源泉混混，咫尺分流，而北入北海，南入南海，其嶺之高可知矣。灘江初分，屈曲山間，別鑿一渠以通舟。秦伐南越，史錄鑿此。漢戈船將軍，出零陵，下灘水，於此置斛，猶闌也。諸葛武侯續修之。渠上有武侯祠，祠後有伏龍山。山石多怪，玲瓏槎枒，連峯疊嶂，皆如米顛袖中之物。伏龍以西，羣峯亂峙，四布羅列，如平沙萬幕，八門五花，江爲遊騎，縱橫其中。前有高峯，曰馬頭山。



卓立俯視，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。

南過靈川，至於桂林。粵西高大中丞，予業師也，留署中過夏。時時跨馬出遊郊垌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。城中屹立者，曰獨秀山。高數百丈，下有石室，頂通光耀。其東北曰伏波山，高峭與獨秀等。巖中懸石，下垂如柱。其西有疊彩巖，石紋華麗。巖腹有洞，冷風日夜不休，曰風洞。迎風而入，曲折崎嶇，漸覺光明，忽然開敞，身入樓閣，戶牖軒豁，欄



檻迴環，開戶一望，水天無際，山林窈冥；蓋灘江從城北來，兩岸之山，怪怪奇奇，向在舟中未盡見也。茲入洞內，黑走山腹，忽睹世界，皆成異境，舟泛銀河，人至天台，亦若是矣。城南有劉仙崖，石洞如屋，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，道「鉛汞」之術甚詳。城西有七星巖，上有樓霞洞。石階直下數百級，頂上石紋如波，中有鯉魚長丈餘，頭目鱗尾皆具。洞後深黑，秉炬走數百步，冷氣迫人，同行者懼。



遂僭出，聞土人道其中之景，甚怪。王荆公云：「世之奇偉瑰怪，非常之觀，嘗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；有志矣，不隨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；有志與力，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忽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；然力以至焉，於人爲可譏，而在己爲有悔；盡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無悔矣。」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，而隨人以止也。其東有龍隱洞，清流從洞中出，而入



江。江中有山，輪囷若象鼻，舒江中，舟行鼻內。江岸山上有洞，直透山背，以通天光，望之圓明如滿月。志稱：「濱江三洞，水月最佳」者是也。茲行也，在桂林之日爲久，獠、苗、土、撞、蝟、蛇、山羊、錦雞、孔雀、黑白之猿、荔枝、佛手之樹、黃皮、白蠟之林、芭蕉之心，長大如椽；天雨之花，其紅射日，可謂見所未見。獨其俗兇悍褊小，嗜利好殺，天地之靈，鍾於物而不鍾於人，何哉？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，七月暑退，登舟返



棹。曩之至也，雲峯吐火，稻穗湧波，荷蕊綻紅，江流漲綠；暑中偃仰，曾幾何時，而稻禾全刈，木葉半黃，雲白，天晶，涼風蕭瑟；回思江南暮春，鶯飛，草長；西湖梅雨，花落鳥啼；有如隔世。王右軍云：「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已爲陳迹。」豈其然矣？

過全州，復入湘。山寺有匾曰「再來人。」予嗒然而笑。夫佛再出世，猶吾再入寺也，而何怪焉。



過衡州。登合江亭。湘水南來，蒸水北至，兩江合處，一
峯特起，曰石鼓山。上有武侯祠。向讀韓詩，註云：「合江亭
旁，有朱陵洞。」登其上而不見，返舟問榜人。云：「洞在亭
下，當事者封其路，遊人往往不得至焉。」在舟又望南嶽，
霧隱，雲封，終不能見其頂。江山之於人，如友或不期而遇，
或千里相訪而不值，何哉？

北至於湘潭。有昭山。昭王南征至此。



北至於長沙。城東有雲母山。列仙傳云：「星沙雲母服之長生」者也。城北曰羅浮山。城南曰妙高峯。湘江在城西。水西有嶽麓山。志曰：「衡山七十二峯，迴鴈爲首，嶽麓爲足」是也。其巔有道鄉臺。昔鄒志完謫長沙，守臣溫益逐之，雨夜渡湘，宿於此，後張敬夫爲之築臺。朱子題曰：「道鄉」，道鄉者，志完之別號也。聞志完初謫時涕泣，其友怒曰：「使志完居京師，得寒疾，不汗，五日死矣，獨嶺南



能死人哉？」由今觀之，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，皆已湮沒，而志完以謫，特傳，亦可以知所處矣。道鄉臺下，有嶽麓寺碑，李北海所書也。凡地之美惡，視乎其人，不擇地而安之，皆可安也。予過「五嶺」，「泛」三湘，「望九疑」，歷百越，皆古遷客，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游焉，瘴花善紅，蠻鳥能語，水清石怪，皆有會心。比及長沙，山林雅曠，水土平良，已如更始餘民，復睹司隸雍容。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



死。語云：「少不更事。」太傅有焉。

北過橘州。昔范質夫南謫，夫人每罵章惇，過橘州，舟覆，公自負夫人以出。徐曰：「此亦章惇爲之耶？」予性褊，服膺范公以自廣，今過其地，想見其爲人。

北至於湘陰。有黃陵廟，二妃之所溺也。其東有汨羅江，屈子之所沈也。過黃陵，入洞庭，浩浩蕩蕩，四無涯涘。晚見紅日，落於水內。次早，見炬火，然灼水面，漸望漸高，乃明。



星也。吾遊行天下，山吾皆以爲卑；水吾皆以爲狹。非果卑與狹也，目能窮其所至，則小之矣。物何大，何小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莫不小。蘇子瞻曰：「覆杯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附於芥，茫然不知其所濟；少焉，水涸，蟻卽徑去，見其類，出涕曰：『幾不復與子相見。』」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。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猶杯水也；舟猶芥也；人猶蟻也。吾烏知蟻之附芥，不



以爲是乘桴浮海耶！其水涸而去，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！四海雖廣，應亦有涯；目力不至，則望洋而歎，因所大而大之耳。」今在洞庭，吾目力窮焉，卽以洞庭爲吾之海，可也。自湘陰泊於磊石，又泊於鹿角，又泊於井岡，皆在湖中。時近中秋，天朗氣清，所謂「長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金，靜影沈璧」者，吾見之焉。

北至巴陵，岳陽樓在巴城上，而今不存矣。予登其址



而望焉。見君山秀出。其東曰扁山，又東曰九龜山，皆在湖中。城南曰白鶴山。其側有天岳嶺，上有呂仙亭，亭前有岳武穆廟。昔武穆尅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，居人德而祀之。廟貌巍然，據湖山之勝。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，宋滕子京重修之，范文正公作記，蘇子美書，邵竦篆額。當其盛時，仙靈之所往來，賢士大夫所歌詠，今皆爲荒榛，蔓草，頽垣，文墨之士無論矣。純陽有仙術，亦不能留其所愛。武穆塞



蹇，雉罹於羅，徒以忠義之性，結於人心，而遺蹟獨存。然則人之不死，固自有道矣。在巴陵阻風五日，所謂「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，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」者，吾又見之焉。

北出涇河口，入岷江。西北一望，荆襄漢沔沃野千里，似燕趙兩河之間，洋洋乎大國之風也。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，連延皆山。赤壁在嘉魚，雄峙江澗。其上有祭風臺。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。考之史云：



「劉備居樊口，進兵逆操，遇於赤壁。」則當在武昌上游。又「操敗後，走華容。」今嘉魚與華容近，而黃州絕遠。然則周郎赤壁，斷在嘉魚無疑也。

北至荊口，兩山對峙，東曰驚磯，西曰大軍。驚磯有達摩亭，乃折葦渡江之所。北曰沔口，沔水，又名滄浪，靈均漁父於此。沔口之北，西曰漢口，漢陽府也。東曰夏口，武昌府也。塘山爲城，塹江爲池。武昌城內包三山，漢陽城內有兩



湖。黃鶴樓與晴川閣，距兩城之上，相望也。漢陽城外，有
別山，下有鎖穴，乃孫吳鎮江之處。予嘗登大別之巔，以望
「三楚」！荆、衡連鎮，江、漢朝宗；遠水動蜀，高樹浮秦。水陸
之衝，舟車輻輳，百貨所聚，商賈雲屯。其山川之雄壯，民物
之繁華，南北兩京而外，無過於此。然沱、潛、漢、沔之間，瀟、湘
沅、澧之際，江漂湖匯，民多水患，盜賊乘之，楚俗慄慄，鮮思
積聚，山藪水洳，流民鳩處，其人率皆窳龐雜而難治，亦可



慮也。

沈雄。
北入孝感應山。山接九宗，澤連雲夢，峯高野闊，氣勢

北出武勝關。崇山峻嶺，連延千里。右列方城，左擁檀
陵。所謂冥阨之塞。淮南子云：山有九塞，此其一也。

北至於信陽。信陽，古申國，東鄰息。申、息者，楚之北門
也。又東鄰蔡，昔桓公侵蔡，蔡潰，遂伐楚，非上策也。由蔡至



郢，崇山大小，不可勝計，所謂「方城爲城，漢水爲池，無所用衆」，非虛語也。能伐楚者，莫如秦。出武關，下漢川，則撤荆、襄之藩籬；出三峽，下夷陵，則扼鄂、岳之要害。故秦并六國，亦地勢然也。

北過確山，至遂平。有楂枏山。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。

北至西平。有湓水。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，多殺士卒，



澧水不流，卽此也。

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。其北有黃城山。下有沮、溺故里，子路問津處也。

北渡汝水，至襄城。其南有首山。汝、蔡、潁、許之際，平疇沃衍，而首山雄峙其中。史稱天下名山八，三在夷狄，五在中國，皆黃帝嘗所遊，首山其一也。昔黃帝問道於崆峒，遂游襄城，登具茨，訪大隗。崆峒在鄉鄆，而具茨在新鄭，與首



山相望也。襄城，鄭汜地。周襄王出居於此。

西至禹州，大禹之封邑。

北至告城，古陽城地也。臨潁水，面箕山，負嵩嶽，左成
臬，右伊闕，崇山四塞，清流潌洄。其高平處，有周公測影臺，
巨石屹立，高可七尺，下方五尺，上方三尺。周禮大司徒：
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，正日影，以求地中，日南影短，日北
影長，日至之影尺有五寸。」卽此也。



北至登封。介嵩山、太少二室之間。太室之巔，櫛比若城垣。少室之峯，直起若臺觀。雖無岱宗、衡華之高奇，而氣象雍容，神彩秀朗，有如王者，宅中居正，端冕垂紳，以朝萬國，不大聲色，而德意自遠。中嶽廟在太室之南，少林寺在少室之北。羣峯圍繞，界隔塵寰，水石清幽，靈區獨闢。時值深秋，白雲紅葉，翠柏黃花，點綴巖岫，天然圖畫。岳陽黃鶴，極江湖之浩渺；靈隱少林，盡山岳之奇麗。睡常入夢，醒猶



在目，非筆舌所能傳也。在寺中間達摩遺蹟。僧云：「寺西四五里，深山之中，有古石洞，乃九年面壁之處。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。」而予未之見也。

出嵩山，渡洛水，至偃師。道中見田橫、許遠之墓。北有緱山，子晉升仙之所也。北上北邙，望見洛陽。昔孟堅、兩都、平子二京諸賦，道洛陽之形勝甚悉，而予未暇觀，至今猶耿耿焉。



由孟津渡河，至孟縣。孟縣者，河陽也。周襄王狩於此。北渡沁水，上太行。太行之上，首起河內，尾抵蘄、遼，礪石、恆山、析城、王屋，皆太行也。修坂造雲，崇崗礙日。路皆青石，鏡光油滑。實天下之至險。登太行而四望，九州之區，可以歷指：秦、晉、蔽山，吳、越，阻水，青、齊，負海，燕、趙，沿邊，中原平土，正在三河；周、魯、宋、衛、陳、鄭、蔡、許、鄧、宿、杞、邾、沈、虞、邢、虢，春秋所書諸國，以及夏、殷、東漢、北宋、五代、梁、唐之故都，皆在



於此。總挽九州，闔闔華夏，土田肥美，物產茂實，所謂天下之中也。地之腹也，陰陽之所會，風雨之所和也。過太行而北，則吾山西境矣。

總而計之：天下大勢，水歸二漕，山分三幹。河出崑崙，江源岷蜀，始於西極，入於東溟。大河以北，水皆南流；大江以南，水皆北注。漢南入江，淮北入河，雖名四瀆，猶之二也。太行九邊，西接玉門，東抵朝鮮，是爲北幹。五嶺、衡、巫，西接



峨嵋東抵會稽，是爲南幹。岷嶓華嵩，是爲中幹。岱宗特起，不與嵩連，亦中幹也。北方水位，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，而陂陀若波。東方木也，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，而森秀若林。楚南閩粵，峯尖而土赤；粵西黔蜀，石白而形方。天有五方，應之。江性寬緩，河流滯急，焦白鄱紅，洞庭澄清，其大較也。斯行也，四海濱其三，九州歷其七，五嶽陪其四，四瀆見其全，帝王之所都，聖賢之所處，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。



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，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，多見之焉；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，或伏處山巔水湄，溷迹漁樵負販之中，而予概未之見；豈造物者未之生耶？抑吾未之遇耶？抑雖遇之而不識耶？吾憾焉。然苟吾心之善取，則於山見仁者之靜，於水見智者之動，其突兀洵湧，如睹勇士之叱咤，其淪漣娟秀，睹如淑人君子之溫文也，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，可也。抑又思之：天地之化，陰陽



而已。獨陰不生，獨陽不成。故大漠之北不毛，而交、廣以南多水，文明發生，獨此震旦之區而已。北走胡而南走越，三月而可；至崑崙，至東海，半年之程耳。由此言之，大塊亦甚小也。吾以二月出都，河北之地，草芽未生，至吳而花開，至越而花落，入楚而栽秧，至粵而食稻，粵西返棹，秋老天高，至河南而木葉盡脫，歸山右而雨雪載塗，轉盼之間，四序環周。由此言之，古今亦甚暫也。心不自得，而求適於外，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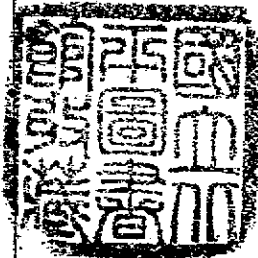
風景勝而生樂，性不自定，而寄生於形，故時物過而生悲。樂甯有幾，而悲無窮期焉。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，無具也。宋景濂曰：「古之人如曾參、原憲，終身陋室，蓬蒿沒戶，而志意充然，有若囊括於天地者，何也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？」孟子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老子曰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。」非虛言也。爲地所囿，斯山川有畛域；爲形所拘，斯見聞有阻礙。果其心與物化，而性與天通，則天地



之所以高深，人物之所以榮悴，山河之所以流峙，有若燭照而數計焉。生風雲於胸臆，呈海嶽於窗几，不必耳接之而後聞，目觸之而後見也。然則自茲以往，吾可以不遊矣；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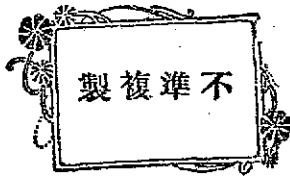
南
遊
記



文藝小叢書第一輯總目 (全十二冊定價五元)

本 事 詩	唐孟啓原著	一冊四角
唐人傳奇選	胡樸安胡寄塵選 ..	一冊四角
倦 雲 憶 語	程善之原著	一冊五角
子 夜 歌	胡樸安胡寄塵輯 ...	一冊四角
漱 玉 詞	宋李清照原著	一冊五角
斷 腸 詞	宋朱淑真原著	一冊四角
蘭 閨 清 課	胡寄塵原選	一冊三角
南 遊 記	清孫嘉淦原著	一冊四角
香 簌 集	唐韓滉原著	一冊四角
小 詩 選	秋雪選	一冊六角
寫人之歸有光 斷片	胡寄塵著	一冊五角
胡十八 笛拍及其他	胡樸安選	一冊二角

涇縣 胡樸安 主編
胡寄塵 二先生



南遊記

一册定價大洋四角

原著者 孫嘉淦

出版者 文藝小叢書社

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
廣益書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〇年五月出版

